

一个篱笆三个桩,一个好汉三个帮。老领导不可能做光棍司令,身边一定要有老法师。

在上海,只要说到老法师,是只需意会而不必言传的。

对于老领导来说,老法师代表了独到的绝技,代表了毒辣的眼光,代表了十万火急时的舍我其谁,代表了山重水复时的推心置腹,代表了谋篇布局时的羽扇纶巾,代表了踌躇满志时的一介凉亭,代表了疾风暗涌时的一座石桥。

有位已故陆老先生,圣约翰大学毕业,父亲开了珠宝店,他也就成了珠宝鉴定专家。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,陆老先生在公司做了和珠宝无关的工作。直至改革开放后,珠宝重回上海,却是少了珠宝鉴定师。公司领导想起了退休多年的陆老先生:他是老法师!

陆老先生重出江湖,有时去公司做珠宝鉴定,更多时候是在家里为青年开课。怎么鉴定猫眼、蓝宝石、红宝石,印度的还是斯里兰卡的……老先生容光焕发,精神十足,这是他后半生最有成就感

的一段时光。老法师的最高荣誉,还不是在小环境里被认同,而是被社会承认,被社会上完全不相识的人群尊称为“老法师”,这才是社会意义的老法师。

上海的大医院,老法师云集,而且还多有病患给他们起绰号。有位绰号“一摸准”乳腺专家,据说她的手感比B超和钼靶都准,她对病人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,不开B超钼靶检验单;若有病人想做个检验双保险,“一摸准”马上板面孔:去找别的医生开吧。作为医生,其态度很难被患者接受,但是能够抢到她的专家门诊号,都觉得是幸运。“一摸准”是这位老法师的具象化称谓。

不要看老法师狼三狼四,入行之时,也是小年青。随着开埠以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,上海有了越来越多的工厂、商店、医院、学校。经验、条理、责任、道德、秩序、眼光……不管是大老板还是小业主,会将最有本事的人、当然也是不好不刁的人汇聚起来,渐渐地,这些人功成

姜总编,姜建清,沪上银行界第一张企业报创始人。

1989年早春,天目东路上海火车站还没有搬迁,我每天跨过堆满街沿的包裹行李,耳闻“发票发票”的阵阵吆喝,窜到老火车站对面的银行企业柜里,干起记账的活计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工余,读到刚刚创刊的行报(乳名《上海工商银行报》),四个版面,看了又看,墨香氤氲,爱不释手。

我,一个不辨深浅的青年,已在银行底层滚了一阵,自以为苦头吃够了,世面见多了,见到些人或不入眼的事,血脉有点胀,心气有点高,于是拿起笔来,试着给初生的行报写了一篇杂文,分量不多,话是真的。否则,寒窗十载识得几个字,又用到哪里去呢?

等到下一期行报翩然而至,我的杂文已经在版面上粉墨亮相了。副刊编辑约我去外滩23号临时报社,领取了6元稿费,鼓励我多写稿子,然后指着门口走过的一个身影,说:“这就是我们的姜总编。”我猛抬头,依稀看到一位戴着秀朗架眼镜,身穿茄克衫的年轻人,裹挟一大摞材料,步履行稳地消失在幽暗长廊的尽头……

过了一阵,也许是前文说到的年纪轻,血脉脉,我撸起袖管,参加了无偿献血,单位领导拎了一只老母鸡来慰问,还送我去常熟疗养。这一去,不意邂逅了姜总编,他在虞山脚下召集媒体记者开研讨会。经人推介,他晓得我就是经常给行报投稿的基层作者,开门见山,快人快语:“哟,小伙子嘛,文章写得蛮

名就,就被叫作老法师。直至21世纪的上海,仍旧如此。医院的专家门诊,学校的特级教师,企业的工匠,还有所有的专业技术职称……都可以归属于“老法师”基本序列。

老法师靠本事吃饭,他们通常不是上司的心腹,和上司走得不近,但是他的上司老领导,知道他脾气,更知道他的价值。遇到突发事情,七嘴八舌一筹莫展之时,老领导关照手下人,去把老法师叫来!

老法师有名字的,但是平日里大家就叫他们老法师。古典版老法师的基本形象是,一支香烟、一只大号茶瓶,一瓶茶里大半瓶茶水。老法师一坐下,老领导亲自给他续茶水,请老法师发声。偶有人不知深浅,质疑老法师,老法师眼皮也不抬:那就听你的;茶瓶一拎,拍拍屁股走人。害得老领导追身出去,把老法师请回来。后来的结果证明,老法师的骄傲是有资本的。

有个老法师自创一句口头禅名言:常识问题不讨论。他解释说,一加之等于几,依不晓得,我告诉我;假使依讲也可以等于三,那依就去等于三,等于十三我也没意见。只有老领导吃得消老法师的脾气,也只有老领导请得动老法师。老领导对老法师的器重,常常就是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的现实版,老法师对老领导则是士

没什么比9月1日孩子能返校上课更让家长开心的了。儿子从7月份就开始念叨上学,无数次问我,什么时候能开学?作为独生子女,在漫长居家学习的日子里,主要的消遣就是在房间里打游戏,实在是孤单又无奈。我很理解他,于是暑假赶紧进行了报复性旅游,先去冲浪、后去爬山。纵是如此,他依然很想念校园,想念同学们。重返校园总有些仪式感,订了新校服、换了新水杯。他一眼挑中星巴克的城市杯,上面不仅有南京路、豫园、东方明珠,还有生煎包、锅贴和葱油拌面。杯身蓝橙相间一如校服的配色。一切就绪,只等开学。开学那日,很多孩子就拿拿着“重返校园”的方框拍照,学校并没有立即就组织上课,而是暖心地安排了半天体育活动和半天开学典礼,孩子们别提有多开心了。一切如前,又似从前。

从前我接到孩子常问的三句话“今天考试了吗?考了多分?几个100分?”现在的三句话是“今天开心吗?中午吃了什么?上课听得懂吗?”孩子和大人,心态都发生了变化。从前孩子觉得读书

好,看依笔法,我还以为是老同志呢。哪能,调过来一道办行报吗?”

虞山的树枝剪碎了阳光,映洒在姜总编的茶色眼镜上,我看不清他的眼神,但传来的语气却是坚定而恳切的。姜总编冷不丁的邀约,让我心头小鹿乱撞,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,只是一个劲地点头:“好的呀,好的呀。”

姜总编邀我办行报

黄沂海

月夜茶叙,姜总编唤我去媒体席里坐坐,我受宠若惊,一下子识得好多平时只在报纸上读到过的名字,全是响当当的财经名记:时赛珠、秦恒骥、孙卫星、萧美瑾、汪洪洋……我有点紧张,不吭声,只是听姜总编谈笑风生,跟记者沟通金融信息。席间,“时姐”时赛珠神神叨叨的,说姜总编下巴有一道深深的“金融事业线”,日后必将肩负国家金融业之大任……之后的履痕也看到了,姜总编成为市值冠绝全球的“宇宙行”首任董事长,时姐“算”得没错啊。

返回单位照例记账,一天接到编辑部的电话,说是姜总编已经跟你们支行领导协商了,你也主动找领导谈谈想法,临了还面授机宜,“你态度要坚决一点哦”。挂了这通电话,我有些犯懵,入职后从未踏进过行长室,该找谁呢?新调来的行长,人称银行老法师,面孔像李默然,喉咙像麒麟童,平日一脸严肃,老

实讲我见他心里有些怵。硬着头皮叩开行长办公室,我把自己的专长和想法,竹筒倒豆统统说了,老行长态度很和蔼,却不接话头,王顾左右而言他,最后还把我送到门口,言辞中颇多勉励:“好好干,支行也需要干部啊。”我听了暗付,调行报,没戏了。

数月后,在四川路桥换的资金市场大楼,行报编辑部召开全行通讯员会议,会前又见姜总编,匆匆面晤,他嘱咐我不要气馁,技不压身,坚持写作,必有回报,调动的事虽然有些“小插曲”,但仍会继续协调的。会上,姜总编特意表扬三位勤奋耕耘的作者:王志诚、黄宣林、黄沂海,上海话“王”“黄”不分,他打趣道:“我们银行也有自己的名记者,‘三黄鸡(记)’,乒乒乓乓!”瞬间哄堂大笑,如此场合受到姜总编的肯定,我内心充满了快乐。

过后听说姜总编唱响“东进序曲”,去浦东开垦希望的田野了,我加盟行报的愿望也随之搁浅。本来,生活不是单行线,走不通,可以绕个弯。直到1997年姜建清回到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担任行长,我才如愿以偿,好梦成真。一日,在光明大厦行长办公室,姜行长对我讲:“调你来兼管行报,一调差不多快10年了。”这句话,令我思绪澎湃,百感交集。天下万物的散与聚,总有它的时间。

食人间烟火,难免有种种俗念。成名成家,从小就想的。当一张报纸的总编,是我在30多年前投稿时,就有过的“预谋”。后来愿望实现了,捧着金饭碗,过把媒体瘾,生命中有这样的角色体验,应该满足了。



“这鱼儿画得好,有灵气。”去福州路三西斋取装裱好的一幅画,店主一边把包裹得密密实实的画拿给我,一边啧啧赞赏。画是水墨画家徐邦宁先生所绘,一尾红白锦鲤,数片嫣红的鳞片覆在银白的躯体上,渲染出点点亮色。尾鳍似在轻轻扇动水面,数缕波纹绕着鱼周漾开,亦真亦幻,难怪迷了店主的眼。

自然之物多可以形色唤起人的欢喜。鱼,亦如斯。令人欣赏的鱼,大多有着曼妙身姿,迷人色彩。“弄萍隈苒思夷犹,掉尾扬鬣逐慢流”是鱼儿吸睛的手段儿。20世纪60年代,中国邮政曾经发行过一组金鱼邮票,依次展示了翻鳃绒球、黑背龙睛、水泡眼、红虎头、珍珠鱼、蓝龙睛、望天鱼、红帽子、紫帽子、红头、花龙睛、红龙睛十二种名贵中国金鱼品种。莫不以形态华美,游姿优雅取胜。

物以稀为贵,上了邮票的金鱼珍品其实少见,小时候,偶尔看见邻居家玻璃鱼缸中有几尾水泡眼,蝴蝶尾晃过,稀罕得了不得。其时,多见的还是那种单尾的小金鱼,红色的,白色的,黑红相间的……一指来长,在公园门口大水盆里挨挨挤挤地游来晃去。

休息日的清晨,中年摊主稳稳地坐在小板凳上,五毛钱一条,一元钱三条地吆喝着卖。这样的生意吸引的买主自然是孩子们,只大半天的工夫,水盆里的小金鱼就差不多清盘了,留下几条鳍鳞有些破相的小金鱼无精打采地窝在水底。看小男孩蹲在水盆边已经瞅了大半天了,摊主拿个塑料袋,用小网兜一下子抄起剩下的四五条小金鱼,灌点水,扎紧了袋子,递给小男孩,“喏,送给你!”小男孩脸上漾出两枚深深的酒窝,提着小金鱼儿,开开心心地回家去。小金鱼在盛满水的大瓷碗里活络起来,溅了小男孩一脸的水花。孩子欢喜的是小金鱼机灵活泼,生命张扬。

豫园,每年照例是要陪老妈去逛逛的,不仅惦记着元宵的彩灯、绿波廊的点心,更是要去九曲桥上走走,看看桥下往

来游弋的大锦鲤。同样是人工培育的鲤科鱼,相较于小巧精致的金鱼,锦鲤呈现的却是另一种风情。投几小片面包下去,扑啦啦翻起一团水花,一大群色彩斑斓的大锦鲤蜂拥而至,挨着头,挤着身,一张张鱼嘴齐刷刷地仰向桥面,得着食的,一个甩尾,游向池塘深处,身后追着一群,水面上顿时漾出几条绚烂的波纹。“秋水澄清见发毛,锦鳞行处水纹摇。”入秋,九曲桥下满是大大的莲叶,数枝粉红的莲花盈盈绽放,远远飘来几缕淡淡的荷香。绿荫之下,锦鲤们是自在的。“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。”或冒个头,或露个背,故意地不让人看分明。老妈并不在意,老人欢喜的是锦鲤宠辱不惊,恬淡随性。

花鸟市场里各样的观赏鱼多了起来,熟悉的金鱼、锦鲤之外,又多了很多美得炫目的外来鱼种。七彩孔雀、蓝带斑马、玻璃猫……还有金贵的金龙、银龙,光是听听名,就能想象出这鱼儿该有多华美。颜值和市价呈正相关,不唯价格高昂,这样的鱼儿还得有装点着贝壳彩石水草,豪华恒温的水族箱来伺候,非我所能,看看就好。

还是喜本土的金鱼,不艳不媚,悠游自在。更羨宋欧阳修于堂前“因湾以为池。不方不圆,任其地形;不梵不筑,全其自然。纵锤以浚之,汲井以盈之。”造出个“湛乎汪洋,晶乎清明,微风而波,无波而平,若星若月,精彩下人”的大境界。想来在这般如意的水塘里,鱼儿当是“游戏乎浅狭之间,有若自足焉。”转念又想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。人之于物,往往会不自觉地融入环境,比照心境,生发出不一样的感触。少年喜鱼之灵动,中年喜鱼之广游,老年喜鱼之淡泊,是人赋鱼以念想,以寄托。人鱼两观,鱼可知人之所思。

偶然,念起诗经《南有嘉鱼》:南有嘉鱼,烝然罩罩。君子有酒,嘉宾式燕以乐……鱼之自在,人之喜乐,原是一般。

八舌一筹莫展之时,老领导关照手下人,去把老法师叫来!

老法师有名字的,但是平日里大家就叫他们老法师。古典版老法师的基本形象是,一支香烟、一只大号茶瓶,一瓶茶里大半瓶茶水。老法师一坐下,老领导亲自给他续茶水,请老法师发声。偶有人不知深浅,质疑老法师,老法师眼皮也不抬:那就听你的;茶瓶一拎,拍拍屁股走人。害得老领导追身出去,把老法师请回来。后来的结果证明,老法师的骄傲是有资本的。

有个老法师自创一句口头禅名言:常识问题不讨论。他解释说,一加之等于几,依不晓得,我告诉我;假使依讲也可以等于三,那依就去等于三,等于十三我也没意见。

只有老领导吃得消老法师的脾气,也只有老领导请得动老法师。老领导对老法师的器重,常常就是“萧何月下追韩信”的现实版,老法师对老领导则是士

没什么比9月1日孩子能返校上课更让家长开心的了。儿子从7月份就开始念叨上学,无数次问我,什么时候能开学?作为独生子女,在漫长居家学习的日子里,主要的消遣就是在房间里打游戏,实在是孤单又无奈。我很理解他,于是暑假赶紧进行了报复性旅游,先去冲浪、后去爬山。纵是如此,他依然很想念校园,想念同学们。重返校园总有些仪式感,订了新校服、换了新水杯。他一眼挑中星巴克的城市杯,上面不仅有南京路、豫园、东方明珠,还有生煎包、锅贴和葱油拌面。杯身蓝橙相间一如校服的配色。一切就绪,只等开学。开学那日,很多孩子就拿拿着“重返校园”的方框拍照,学校并没有立即就组织上课,而是暖心地安排了半天体育活动和半天开学典礼,孩子们别提有多开心了。一切如前,又似从前。

从前我接到孩子常问的三句话“今天考试了吗?考了多分?几个100分?”现在的三句话是“今天开心吗?中午吃了什么?上课听得懂吗?”孩子和大人,心态都发生了变化。从前孩子觉得读书

苦,总是唠叨快放假,现在开始珍惜能在校园读书的时光,每天早早去学校。从前我是学习至上,总希望孩子成绩好些、更好些;现在我是健康至上,只要孩子身心健康,比什么都强。

作为家长、同时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,这段日子我重新思考教育



十丈珊瑚是木棉

(中国画) 顾炫

为知己者死。倒过来,非知己,士不足为其死也。

不管是儒雅微笑,还是瞪眼冷笑,老法师都会在老领导那里获得尊重,获得成就感。

老法师有机会参与了自己领域的谋篇布局。如同对待一个复杂手术的病人,一项方案要出台时,看似万全,一旦实施,或许此

漏就跟随着来了。需要细化,需要万无一失。谁有本事担当?做预案时,常常就是因为有老法师踩了一脚刹车,掰了一把方向盘,避免了一场事故。

老马识途,就是这个意思。

老领导则是深谙“老马识途”之道的人。老领导和老法师是上

下级关系,也可以说是拍档关系。有些老法师后来就做了领导,而老法师的老领导,当年也就是老法师。

可以这么说,老法师,是上海制造得以传承的一个链环。老法师链环的一头链接着老领导,另一头是谁?下一篇再说。

习者怎么去顺应变化、借助变化、产生变化。要做到这一点,孩子们需有自己的意志,能正确定位自我、正确认识世界,不被周围的人甚至父母所轻易影响。而这一代的父母更为尊重孩子的自由意志,成长型对话型父母越来越多,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化。

积极的变化,这是我们在当下最需要做到的。首先大人要积极,孩子自然而然也会积极。养育者是孩子的直接参照物,孩子时刻在观察在模仿,所以养育者要用积极的态度、稳定的情绪去应对各种变化,在外界的不确定性中为孩子创建一个内部安定的环境。积极不意味着唱赞美诗,敢于质疑更是一种积极。社会在质疑中前进,真理在思辨中呈现。教育如果无法启发学习者去探寻真理,那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。

正如鸟儿要返林,鱼儿总在水中游,教育需回归本质。

十日谈

重返校园

责编:王瑜明

《打破沉默的瞬间》,需要调整的不单单是学生们。